

郭祥正研究新論

——以佚文〈醉吟先生傳〉的利用為中心*

岑 天 翔**

提 要

本文立足於文獻考證與文學闡釋結合的研究進路，利用輯佚得到的新材料，針對郭祥正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論述。首先，本文通過傳統版本目錄學的進路，考察了上海圖書館度藏的一部元代文章選本《類編層瀾文選》，並利用該書輯得郭祥正佚文〈醉吟先生傳〉。該文不見他書收錄，亦未見前人研究提及，屬於新發現的佚文，對於郭祥正研究的拓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其次，本文利用〈醉吟先生傳〉，抉探了郭祥正「隱於漁釣」的生活方式，以及在隱逸時期展現的抱素守真

本文 109.07.15 收稿，110.01.17 審查通過。

* 本文曾宣讀於「臺大中文系第 51 期《中國文學研究》暨第 41 屆論文發表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20 年 11 月 6 日）。寫作與修改過程中，多方得益於介志尹同學、討論人詹卉翎博士、編委會和諸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謹致謝忱。惟一切文責概由作者自負。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三年級。

DOI:10.29419/SICL.202102_(51).0003

的生命志趣、超脫自適的精神境界，闡述了他將詩歌視作內心情感自然流露，重視詩歌娛己自得的詩學觀念。復次，本文透過〈醉吟先生傳〉與陶淵明〈五柳先生傳〉的文本連結，針對郭祥正的詩歌淵源與詩歌風格提出了新的闡釋：郭祥正將陶淵明及其詩歌視作典範，積極師法學習；郭詩風格不局限於「雄放豪邁」一端，「平淡自然」同樣也是郭詩風格的一個重要面向。

關鍵詞：郭祥正、醉吟先生傳、詩學觀念、詩歌淵源、詩歌風格

A New Study on Guo Xiang-zheng by Using the Newly Discovered Essay “Zuiyin xiansheng zhuan”

Cen Tian-xiang*

Abstract

Based on archival work and literary criticism, this paper makes use of new materials and offers novel insights into the research on Guo Xiang-zheng. First, it examines a piece of collected works, *Leibian cenglan wenxuan*, of the Yuan dynasty, which was available in the Shanghai Library. *Leibian cenglan wenxuan* compiles a lost essay “Zuiyin xiansheng zhuan (The Biography of Scholar Zui-Yin)” written by Guo. This newly discovered essay has not been included in Guo’s monograph, nor has it been mentioned by previous studies.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develop a new source for expanding the research of Guo. Second, by using the discovered essa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Guo’s reclusive life, his detached mentality, and his interests in keeping the true being. Also,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Guo’s poetic concept of poetry, which views poetry as a natural expression of inner emotions, and emphasizes that the

* M.A.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function of poetry is to please oneself. Finally, by linking “Zuiyin xiansheng zhuan” with Tao Yuan-Ming’s “Wuliu xiansheng zhuan (The Biography of Scholar Wu-Liu)”,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new explanation of the origin and the style of Guo’s poetry. It concludes that Tao Yuan-Ming’s poetry, which provided a model for Guo Xiang-zheng to imitate actively, infused Guo’s poetry with a new style. Guo’s poetry is not only “bold and unconstrained” but also “plain and natural”.

Keywords: Guo Xiang-zheng, *Leibian cenglan wenxuan*, poetic concept, origin of poetry; poetry style

郭祥正研究新論

——以佚文〈醉吟先生傳〉的利用為中心

岑 天 翔

一、前言

郭祥正（1035-1113），字功父，太平州當塗（今安徽省當塗縣）人，號醉吟先生，《宋史》有傳。

作為北宋中後期一位重要的詩人，郭祥正寫作詩歌的數量頗為可觀，目前留存達一千四百餘首。他在當時詩壇亦頗具聲名，不但與著名詩人梅堯臣（1002-1060）、王安石（1021-1086）、蘇軾（1037-1101）等唱和來往，過從甚密，而且獲得了時人對其詩歌的高度評價。梅堯臣、劉摯（1030-1098）等曾以「太白後身」稱譽他，¹ 這固然與他「母夢李白而生」的身世相關，但無疑也是對他詩藝

¹ 《宋史·郭祥正傳》載：「母夢李白而生。少有詩聲，梅堯臣方擅名一時，見而歎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劉摯〈還郭祥正詩卷〉詩云：「汾陽有人字功甫，欸然聲價來江東。當時未冠人已識，知者第一惟梅翁。翁主詩盟世少可，一見旗鼓欣相逢。當友不敢當師禮，呼以『謫仙』名甚隆。」參見元·脫脫等著：《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444，頁13123；宋·劉摯著，裴汝誠等點校：《忠肅集》（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卷16，頁351。

的一種肯定。王安石則高度評價他的詩歌言「壯麗俊偉」，²「豪邁精絕，固出於天才，此非力學者所能逮也」。³ 至於李廌（1059-1109），在〈題郭功甫詩卷〉中更是將郭祥正推舉作當時詩壇的盟主，稱：

盛朝能詩可屈指，少師僕射蘇與梅。少師新為地下客，蘇梅骨化成塵灰。
金陵僕射今已老，班班絲雪侵頤腮。當今儒生迂此道，如使杞柳為捲杯。
好古愛詩惟有君，獨使筆力驚風雷。……方今明時廢聲律，將使湮淪如
燼煨。非君鼓吹力主持，是道不世將傾頹。⁴

在李廌看來，歐陽脩、蘇舜欽、梅堯臣、王安石等大詩人或逝世、或老去，如今只有郭祥正一人堪稱詩壇領袖，「詩道」的維繫全仰賴他的鼓吹、主持。從時人對郭祥正詩歌的高度評價中，我們約略可見郭祥正詩歌寫作取得的藝術成就，以及他在當時詩壇中的重要地位。

上世紀九十年代，孔凡禮陸續發表了一系列關於郭祥正的研究，對於郭祥正生平的考訂、文集的整理、詩歌成就的評價作出了初步的探討，⁵ 特別是孔先生整理出版之《郭祥正集》，為學界研究奠定了文獻基礎。此後，關於郭祥正的研究逐漸成為學界熱點，相關論著甚夥，學術專書如林宜陵《采石月下聞謫仙——宋代詩人郭功甫》、張志勇《郭祥正詩歌研究》，學位論文如譚滔《北宋詩人

² 宋·王安石：〈與郭祥正太博書一〉，《臨川先生文集》，收入《王安石全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5冊，卷74，頁1329。

³ 宋·王安石：〈與郭祥正太博書二〉，同前註。

⁴ 宋·李廌著：《濟南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3，頁3a。

⁵ 孔凡禮：〈郭祥正事跡編年〉，收入郭祥正著，孔凡禮點校：《郭祥正集》（合肥：黃山書社，2014年），頁562-670；孔凡禮：〈應該正確地評價郭祥正〉，收入氏著：《孔凡禮古典文學論集》（北京：學苑出版社，1999年），頁143-148；孔凡禮：〈郭祥正與王安石〉，收入氏著：《孔凡禮古典文學論集》，頁149-163；孔凡禮：〈郭祥正略考〉，收入氏著：《孔凡禮古典文學論集》，頁164-173。

郭祥正研究》、趙濟凱《郭祥正及其《青山集》研究》等，以上研究在高度肯定郭祥正詩歌取得的藝術成就的基礎上，針對郭祥正詩歌的主題內容、風格技法、詩歌淵源等內容，作出了較為全面的論述。⁶ 其中尤為聚焦關注的是，郭祥正作為「太白後身」的自我認同，其詩歌與李白（701-762）詩歌之間的承傳關係，以及郭詩中呈現出「好用仙佛語」的意象選擇與「雄放豪邁」的藝術風格。

但關於郭祥正的研究，仍有部分問題尚未得到完滿的解決。如目前學界關於郭祥正的生平事跡及思想雖已有大致的認識，但前人研究大多援引史志、筆記，僅有粗線條的勾勒與空泛式的描述，而缺少細部具體的深究。郭祥正曾多次歸隱當塗，隱居生活是他人生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他詩歌創作經驗的重要來源，隱居之於郭祥正具有重要的意義。故本文希望進一步抉探郭祥正隱居當塗過著怎樣的生活方式，具有如何的日常經驗？以及隱居時的思想心態及對於詩歌創作的認識呈現出怎樣的圖景？

與隱逸思想與詩學觀念相關的，是郭祥正詩歌的師法對象與風格特徵。自時人以「太白後身」稱許郭祥正，後世評論多重視郭祥正詩歌同李白之間的承傳關係，同時以「雄放豪邁」相關的話語評價郭詩的風格。此說固然不差，但本文希望進一步追問的是，在李白之外，郭祥正是否還有其他的師法對象與詩歌淵源？檢視郭祥正的詩歌作品，在「雄放豪邁」的風格特徵以外，是否存在其他的面向？

這些問題對於郭祥正詩歌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以往研究者並非沒有注意到，但論述未能盡如人意，箇中原因或許是由於研究材料的局限。⁷ 本文發現

⁶ 林宜陵：《采石月下聞謫仙——宋代詩人郭功甫》（臺北：秀威資訊，2006年）；張志勇：《郭祥正詩歌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譚滔：《北宋詩人郭祥正研究》（南寧：廣西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趙濟凱：《郭祥正及其《青山集》研究》（蘭州：西北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

⁷ 如朱朝紅的碩士論文關注到了郭祥正詩歌受到「平淡」詩風的影響，但多數筆墨用於概述宋代「平淡」詩風的發展情況，而對於郭祥正詩歌師法何人，以及如何接受「平

了一篇前輩學者未曾注意到的郭祥正佚文，可以作為郭祥正研究的新材料。本文將利用該篇佚文，嘗試拓展與深化關於郭祥正隱居生活及思想、詩學觀念、詩歌淵源、詩歌風格等問題的認識。

二、《類編層瀾文選》與〈醉吟先生傳〉的輯佚

新輯得的郭祥正佚文題為〈醉吟先生傳〉，全文僅見《類編層瀾文選》別集卷十收錄，不見於他書。⁸ 本文首先依循傳統版本目錄學的研究進路，考察《類編層瀾文選》一書的版式特徵、書目著錄等內容，以明該書確為元人刊本，非出於後世偽託；同時，考察該書的選文體例與文獻來源，以明該書選文來源自南宋舊本，文獻來源可靠。

《類編層瀾文選》是一部元人所編的文章選本。檢索《中國古籍總目》等書目及海內外古籍數據庫，僅知目前上海圖書館藏一部元代雲坡家塾刻本，屬海內外孤本。此書曾收入《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出版，故得為研究者所利用。⁹

是書分四冊，分別作前、後、續、別四集，每集各十卷，總計四十卷。每冊封面題「層瀾文選」四字，下題「第某冊」及該冊收錄之各類文體。前後無序跋，

淡」詩風等關鍵問題，卻僅以一二句話帶過。箇中原因恐怕就是因為缺少一些直接的材料，以致於研究者不得不避重而就輕，無法直面問題的關鍵。參見朱朝紅：《郭祥正閩地詩歌研究》（福建：閩南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年），頁45-46。

⁸ 《太平府志》卷27〈郭祥正傳〉曾徵引〈醉吟先生傳〉中的一句，該句為：「朝霞濯鮮於水上，夕風泛涼於木末，月魄在釣，蓮香滿船。」孔凡禮整理《郭祥正集》時，將之作為〈醉吟先生傳〉的殘句輯佚，編入集中。參見清·黃桂修，清·宋驥纂：《太平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中國方志叢書》影印清康熙十二年[1673]修光緒二十九年[1903]重刊本），卷27，頁11b-12a；宋·郭祥正著，孔凡禮點校：《郭祥正集》，輯佚卷3，頁560。

⁹ 元·佚名編：《類編層瀾文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中華再造善本》影印上海圖書館藏元雲坡家塾刻本），卷首。

不詳編集者姓名。是書第一冊前集卷首有「類編層瀾文選總目」，總日後有「類編層瀾文選前集目錄」，跨行題「雲坡家塾鼎新刊行」，鐫有一牌記，略述刊刻情況。後、續、別三集題之體式與前集大致相同，惟跨行題「雲坡家塾新刊」，且無牌記。是書卷一每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二字，卷二及其後皆每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三字，小字雙行同字數。版心線黑口，四周單邊，雙黑魚尾。版心記集數、卷數及葉數。版框尺寸 16.9×10.6 公分，觀其版式，確係宋元巾箱本樣式。鈐有「任氏希孟」朱文鼎形印，「上海圖書館藏書」朱文方印。¹⁰

《類編層瀾文選》見明清書目著錄。明初官修書目《文淵閣書目》著錄：「《層瀾文選》一部九冊，殘缺。《層瀾文選》一部四冊，闕。」¹¹ 但因《文淵閣書目》僅標明書名及冊數，著錄過於簡略，¹² 故未能得知該本與今上海圖書館藏本之間的關係。清人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著錄：「《類編層瀾文選》十卷，又後集二十卷，又別集十卷。」¹³ 此本當與上海圖書館藏本屬同一書，所謂「後集二十卷」，應是黃氏未分清後、續二集，將後集十卷、續集十卷混作一談，錯誤地著錄為「後集二十卷」。清代《天祿琳琅書目》亦著錄一部《類編層瀾文選》，但該本每冊首鈐「古吳蕭德源氏」朱文印，且前集目錄第五、六葉，後集卷八第

¹⁰ 近人著作關於此書的著錄信息多有舛誤。如傅增湘謂此書「十三行二十字」，恐失察。《中華再造善本總目提要》著錄此書，謂「每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二字」、「左右單邊」，亦有疏漏。故此處詳述版式信息，以訂正其訛。參見傅增湘著：《藏園群書經眼錄》（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卷17，頁1254；《中華再造善本》工程編纂出版委員會編：《中華再造善本總目提要》（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頁1286-1287。

¹¹ 明·楊士奇等編：《文淵閣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影印叢書集成初編本），卷9，頁96。

¹² 故錢大昕稱《文淵閣書目》為「不過內閣之簿賬」，參見清·錢大昕：〈跋文淵閣書目〉，《潛研堂文集》，收入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第9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6年），卷29，頁479。

¹³ 清·黃虞稷著，瞿鳳起、潘景鄭整理：《千頃堂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卷31，頁763。

五、六葉係闕補，¹⁴ 皆與上海圖書館藏本不同，顯非同一本。嘉慶二年（1797），清宮大火，天祿琳琅前編藏書盡皆焚毀，¹⁵ 該本應毀於此時。

上海圖書館藏《類編層瀾文選》是一部通代選本，收錄先秦至北宋的各類詩文，收錄文章的體例為全文收錄，不加節錄刪削，故完整地保存了文章的內容。全書依據文體進行編次，〈醉吟先生傳〉一文就見於《類編層瀾文選》別集「傳」類。該書每集前皆有目錄，標明文章的題目與作者的信息，而內文題目下亦標有作者姓名。〈醉吟先生傳〉在別集目錄與內文中的作者題署均為「郭祥正」，故本文據此輯錄該文，並將之歸入郭祥正名下。

但《類編層瀾文選》畢竟為元人所編，與郭祥正所處的宋代相去時間較遠，故其收錄文本的可靠性仍需進一步確證。關於這一點，《類編層瀾文選》前集目錄後，鐫一牌記，為此書的版本與文獻來源提供了頗多信息，有助於討論，茲將之錄於下：

今將舊本所選古文重新增添，分為前、後、續、別四集各十卷。前集類編賦、詩、韻語、雜著，以便初學者之誦習。後、別、續三集類編散文、記、傳等作，以資作文者之披閱。先後體製次序秩然，其視舊本，大有徑庭。幸鑒。

據牌記可知，上海圖書館藏本雖是元刻，但該書是根據所謂「舊本」重新增添、類編而成。推測該「舊本」書名可能為「層瀾文選」，全書並非依據文體編次，元代雲坡家塾得到該「舊本」後，轉而依文體類編，故改題為「類編層瀾文選」。同時，元人在重編時新增入了部分文章，若屬於新增入的篇目，目錄篇名後便會標注有「新增」字樣。換言之，凡目錄篇名後未標注「新增」字樣的篇目，即原

¹⁴ 清·于敏中等著：《天祿琳琅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卷6，頁205。

¹⁵ 參見劉薈：《天祿琳琅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9。

是「舊本」收錄的文章，郭祥正的〈醉吟先生傳〉即是其中之一。

所謂「舊本」，成書時間顯然更早，其收錄的文章，相對有著更早的文獻來源，但究竟可以追溯至何時，仍有待考究。關於這部「舊本」的成書時間，本文發現了一則新材料，有助於討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有一部晚宋文章選本《新編諸儒批點古今文章正印》，書前有一篇編者劉震孫撰寫的序文，云：

古今之文固多，而行於世者亦眾，有以「層瀾」名者，未必皆倒峽障川之文；有以「輿論」名者，未必皆出幽入冥之語；又有以「崇古」名者，未必皆尚商盤周誥之作。¹⁶

劉震孫提及了他當時所見市面上流行的三部文章選本，其中以「層瀾」為名的文章選本，即是指這部名為《層瀾文選》的「舊本」。¹⁷ 劉震孫的序文撰寫於南宋咸淳九年（1273），故可以論定《類編層瀾文選》依據的「舊本」，至少在南宋晚期就已經成書，並廣泛流行於社會間，得為南宋人劉震孫所見。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認為南宋時期曾流行一部名為《層瀾文選》的文章選本，《類編層瀾文選》則是根據此南宋舊本重編而成。《類編層瀾文選》雖有增添類編，但包括〈醉吟先生傳〉在內的選文，直接來源自南宋的文章選本，文獻來源可靠；該書收錄文章的體例為全文收錄，不加節略刪削，故完整地保存了文章的內容。要言之，《類編層瀾文選》的文獻來源應該是可靠的，利用該書輯佚郭祥正〈醉吟先生傳〉是可行的。¹⁸

¹⁶ 宋·劉震孫編：《新編諸儒批點古今文章正印》（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南宋咸淳九年[1273]刻本），卷首。

¹⁷ 至於序文中提及的另外兩部書，「輿論」應是指晚宋文章選本《十先生輿論》，「崇古」則是指樓昉所編《迂齋先生標注崇古文訣》。

¹⁸ 而且宋元間刻書，與明代不同，書坊竄改作偽古書的作法尚未形成風氣，如葉德輝《書林清話》言：「宋元刻偽本始於前明」，「宋元刻書，雕鏤不苟，校閱不訛」。參見清·葉德輝著：《書林清話》（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卷10，頁266。另外，上文提

茲將自《類編層瀾文選》別集卷十中輯得〈醉吟先生傳〉一文抄錄如下。

醉吟先生傳

醉吟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家於江南姑熟溪上，以釣魚為業。賣魚得錢則多買酒，招閑客以共飲。客或不至，則收盃酌，撐船傍溪，選高陰，就盤口，或坐或臥，獨酌長吟，聲動天地。醉則濯足，仰視雲漢，翛然而已。客或問之曰：「先生有道之士乎？不獲用於世而隱於漁乎？飲且醉，以混其德乎？吟詠以達情性乎？」先生曰：「不然，吾孰知夫道之所在哉？吾蓋未嘗求於世也，何以謂之獲用與不用哉？有客亦醉，無客亦醉，吾知夫醉而已耳，何足以謂之混其德哉？朝霞濯鮮於水上，夕風泛涼於木末，月魄在釣，蓮香滿船，吾不知夫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從而歌之也。若有謂吾之所以吟詠者，以達夫幽怨感傷之情哉？是皆不然也，方今聖神在位，賢哲在庭，至於百執事，莫不爭出智力以效其職。設文武之學，收天下之才而教養之，能者進用以扶世，不能者甘心於不用。如吾者，自知其才之所不能，而甘心於不用者也。漁，賤事也，可以終身焉，而不與人爭；酒，醇物也，可以與客焉，而不為人惡；吟，心聲也，可以樂己也，而不為人役。吾所以翛然於此，而無毫髮之憾者，皆太平治世之所賜也。抑又嘗觀夫宦學之士，有枉己以從人，賣知而竊寵，紛慮邪計，日夜交攻。於其心者，亦可以謂之安於命也。」客曰：「唯願誌之。」

19

及《太平府志》卷 27〈郭祥正傳〉曾徵引〈醉吟先生傳〉中的一句，該殘句與《類編層瀾文選》中所見文本完全一致，亦可證成此次輯佚所得文本的可靠性。參見清·黃桂修，清·宋驥纂：《太平府志》，卷 27，頁 11b-12a

¹⁹ 元·佚名編：《類編層瀾文選》，別集卷 10，頁 12-13。以下引述郭祥正〈醉吟先生傳〉皆出自此版本，為避免行文繁贅，不另出注。

從《類編層瀾文選》中輯得的〈醉吟先生傳〉一文，可以彌補郭祥正《青山集》以及《全宋文》等書漏收、失收之缺憾，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自不待言。同時，〈醉吟先生傳〉是郭祥正僅存的散文作品之一，也是中國文學中為數不多的「自傳」文學，這篇文章的發現有助於拓展學界關於郭祥正散文創作以及宋代「自傳」文學發展的認識，²⁰ 具有重要的文學價值。

但〈醉吟先生傳〉最重要的價值尚不止於此。郭祥正留存下來的作品以詩歌為主，體裁較為單一，能夠提供的信息也相對局限。〈醉吟先生傳〉作為一篇自傳，藉由「主客問答」的形式，道出心中感觸，抒懷個體情志，正可為我們認識郭祥正的思想觀念提供豐富的信息，對於郭祥正研究的推進當頗有助益，故以下就〈醉吟先生傳〉之於郭祥正研究的價值與意義詳作論述。

三、〈醉吟先生傳〉與郭祥正的隱逸思想及詩學觀念

（一）隱於漁釣：隱逸生活與隱逸思想

郭祥正棄官隱居當塗的緣由及時間，經學者專門考證，較無疑義，²¹ 但郭氏隱居時期的生活方式及所持的隱逸思想，以往研究則限於材料，未得到充分抉探。新輯得的〈醉吟先生傳〉則提供了頗多新的信息。在〈醉吟先生傳〉中，郭祥正描述了自己隱居生活的具體細節，其中寫道：

家於江南姑熟溪上，以釣魚為業。賣魚得錢則多買酒，招閑客以共飲。

²⁰ 日本學者川合康三闡述了中國文學中「自傳」的緣起、發展及大致留存的情況。郭祥正〈醉吟先生傳〉對於前人自傳的承傳情況，以及呈現出的文本結構、情感特質等，可以補充、證成川合先生所論。參見〔日〕川合康三著，蔡毅譯：《中國的自傳文學》（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頁1-13。

²¹ 曾明、陳燦平：〈郭祥正生平考略〉，《國學學刊》2013年第2期，頁115-125。

客或不至，則收盃酌，撐船傍溪，選高陰，就盤口，或坐或臥，獨酌長吟，聲動天地。醉則濯足，仰視雲漢，儻然而已。

由是可知，郭祥正隱居當塗時，「以釣魚為業」，又以漁釣所得換酒錢，每日或招客共飲，或撐船傍溪，尋僻靜處，獨酌長吟。漁釣、行船、飲酒、吟詠，已經成為郭祥正隱居時期的日常經驗。其中漁釣一事，對於郭祥正的意義，頗值得玩味。郭祥正在自傳中對「漁」作了進一步的闡發，稱：「漁，賤事也，可以終身焉，而不與人爭。」由此可見，郭祥正將漁釣視作可以終身從事、安頓身心之事，換言之，他其實是將漁釣生活視作是一種「隱居」。

古人對於隱居有著豐富而多元的認識，並非一定要居住在山林荒野方得稱之為「隱」。唐人白居易（772-846）在〈中隱〉詩中即宣稱：「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譁。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²² 金人元好問（1190-1257）〈市隱齋記〉則進一步曰：

夫隱，自閉之義也。古之人隱於農、於工、於商、於醫卜、於屠釣，至於博徒、賣漿、抱關吏、酒家保，無乎不在，非特深山之中、蓬蒿之下，然後為隱。²³

據元好問所言，凡農、工、商、醫卜、博徒、賣漿、抱關吏、酒家保云云，皆可為隱。元好問所處時代雖晚於郭祥正，但古人的思考方式則有相通之處。若依循元好問的解釋理路，則郭祥正恰是對「隱居」作了多元化的闡釋，他在漁釣生活中寄寓個體情志，尋求自我定位，他在當塗的隱居生活可以稱之為「隱於漁」。

²² 唐·白居易著，謝思煒校注：《白居易詩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卷22，頁1765。

²³ 金·元好問著，狄寶心校注：《元好問文編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卷1，頁1。

古人選擇不同形式的隱居生活，與他們在當時的個體處境與仕隱心態密切相關。郭祥正選擇「隱於漁」的生活，亦可以反映出他隱居當塗時的心態與思想。漁釣的生活，使人很自然地聯想《楚辭》中「漁父」的形象及〈漁父吟〉的文本，²⁴ 而這也是理解郭祥正隱逸思想的重要線索。《楚辭·漁父》載：

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²⁵

漁父在與屈原的對談中，表現出一種超脫凡俗、翛然自得的生活態度，以及順應自然、與世推移的思想觀念，具有濃厚的道家文化色彩。《楚辭》中漁父的形象，對中國文人的思想世界與詩文寫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唐宋以降的詩文中頻繁可見「漁父」、「滄浪」等意象，特別是唐人張志和〈漁父〉詞五首，²⁶ 透過江山風景與漁釣生活的描寫，表現不慕功名但求安適自在的願景，使得「扁舟漁父」的文化意象，深深地植入傳統文人的思想世界之中。²⁷

郭祥正亦接受了「漁父」的文化傳統，他選擇隱於漁釣的隱居方式，在自傳

²⁴ 「漁父」形象的文化淵源，除《楚辭》以外，另有《莊子·漁父篇》中揶揄孔子的漁父，以及陶淵明〈桃花源記〉中的武陵漁父。但結合郭祥正詩文中頻繁提及的「漁父吟」、「濯足」、「洗雙足」的意象，以及針對郭祥正隱逸思想的分析，可知對郭祥正影響最大的應當是《楚辭》中與屈原對話的漁父。

²⁵ 宋·洪興祖補注，白化文等點校：《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7，頁180-181。

²⁶ 或作〈漁歌子〉五首，此處據《全唐五代詞》的題名，參見曾昭岷、曹濟平、王兆鵬、劉尊明編撰：《全唐五代詞》（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25-27。

²⁷ 黃文吉探討了「漁父」在唐宋詞中呈現的意義，指出「漁父」在唐宋文人的心目中成為了隱者的表徵。衣若芬梳理了「漁父」作為一種文化意象，從先秦至元代的發展脈絡，提出「在我們的思維模式中，已經被深深植入『漁父』等同於『不同流俗』、『超然物外』、『逍遙自在』的人物的意識形態，歌詠漁父、圖繪漁父，便是一種『心嚮往之』的情感表現。」參見黃文吉：〈「漁父」在唐宋詞中的意義〉，收入氏著：《黃文吉詞學論集》（臺北：學生書局，2003年），頁89-108；衣若芬：〈不繫之舟：吳鎮及其「漁父圖卷」題詞〉，《思與言》45卷第3期（2007年9月），頁139。

中表現漁釣的日常經驗，以漁父的身分自許，正是體現了他對中國文化傳統中的漁父形象以及漁父代表的生活態度、思想觀念的認同。

〈醉吟先生傳〉中郭祥正描寫自己飲酒醉吟的生活時，稱：「醉則濯足，仰視雲漢，翛然而已。」這顯然並非簡單的動作描寫，而是與〈漁父吟〉中所言「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構成了一種「互文性」。²⁸〈醉吟先生傳〉在與〈漁父吟〉的交互參照、交互指涉的過程中，凸顯出特別、深刻的意涵：〈漁父吟〉中的「濯足」，隱喻了對黑暗無道的政治秩序的背棄，轉而投身於自由的隱逸世界；〈醉吟先生傳〉雖未表現出對當時社會整體的否定，但其中的「濯足」與「隱於漁」，同樣指向了對於官場紛擾的厭倦，以及對於聲名利祿等外在凡俗事物的超脫。

〈醉吟先生傳〉中言：「嘗觀夫宦學之士，有枉己以從人，賣知而竊寵，紛慮邪計，日夜交攻。」可見在郭祥正眼中，當時的官場充斥著貪緣求進、權謀爭鬥的不良風氣。如果結合郭祥正曾遭毀謗而選擇棄官隱居的歷史背景，²⁹ 可見文中所述不僅僅是他作為旁觀者的觀察，而是作為親歷者，在經歷政爭與毀謗後的切身體驗，蘊含著他對曾經仕宦生活不屑、懊悔的情感。郭祥正無法繼續忍受這種壓抑自我情性以屈從他人，擔心他人毀謗而終日憂惕驚懼的仕宦生活，他選擇效仿漁父而棄官退隱，在當塗過上隱於漁釣的生活，試圖擺脫功名利祿

²⁸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又譯作「文本間性」，最初由法國後結構主義批評家茱莉婭·克莉思蒂娃提出，爾後在羅蘭·巴特、熱拉爾·熱奈特、喬納森·卡勒等學者的研究中得到進一步的豐富與發展。「互文性」的理論可以簡單概括為：將作品視作互相關聯的文本網絡，文本與文本之間存在著相互影響的作用，文本意義的需要要在要不同關聯文本交互參照、交互指涉的過程中生成。關於「互文性」的概念及理論發展，可參見〔法〕蒂費納·薩莫瓦約著，邵焯譯：《互文性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1-31。

²⁹ 郭祥正早年性格豪邁自負、不拘小節，多與人交惡，曾遭他人「極口陳其無行」的毀謗。事見《宋史·郭祥正傳》：「神宗覽而異之，一日問安石曰：『卿識郭祥正乎？其才似可用。』出其章以示安石，安石恥為小臣所薦，因極口陳其無行。時祥正從章惇察訪辟，聞之，遂以殿中丞致仕。」參見元·脫脫等著：《宋史》，卷444，頁13123。

的紛擾，忘卻曾經的苦悶與憂懼，追求優游縱意、超脫凡俗、翛然自得的精神境界。

郭祥正對於漁父形象的認同及嚮往優遊閒適生活的心態，也可以在他寫作的詩歌作品中得到進一步的確證。如〈望牛渚有感三首〉其二：

更聽漁父吟，悠揚寫心曲。何日效斯人，烟波洗雙足。³⁰

〈公素送酒見及復次前韻和答〉：

潤澤生民公有志，浮沈末路我無心。扁舟明發穿南斗，聊學滄浪漁父吟。³¹

這些詩歌中都一致地提到了漁父/漁父吟的意象。在前一首詩中，郭祥正稱悠揚的〈漁父吟〉，吟詠出了他內心的情志與追求，表達了希望仿效漁父隱逸生活的意願。在後一首詩中，郭祥正則通過「公」與「我」的窮通出處的對比，同樣表達了對扁舟漁釣生活的嚮往。這些詩歌文本都體現出郭祥正對於漁父生活方式與思想心態的認同與追摩，以及超脫凡俗生活，嚮往扁舟漁釣生活的隱逸心態。

（二）「吟，心聲也」：郭祥正詩學觀念的新認識

詩思，往往從日常生活的觀察與體悟中興發，詩學觀念，亦受到人生態度與生活志趣的影響。故與郭祥正隱居時期的日常經驗與隱逸思想密切相關的是他的詩學觀念，亦即：他關於詩歌創作的認識，以及詩歌之於他個人的意義。關於郭祥正的詩學觀念，「醉吟先生」的自號是一條重要的線索，故本節先從他的自號及其中寄寓的深意談起。

郭祥正自號「醉吟先生」，見頗多文獻記載，如《青山集》卷四〈浪士歌〉

³⁰ 宋·郭祥正著，孔凡禮點校：《郭祥正集》，卷4，頁79。

³¹ 同前註，卷23，頁381。

序)曰:「郭子棄官合肥,歸隱姑孰,一吟一酌,婆娑溪上,自號曰醉吟先生。」³² 隱居當塗期間,郭祥正將自己的住所命名為「醉吟庵」。³³ 蘇軾過當塗時,還曾作〈醉吟先生畫贊〉遺贈郭祥正。³⁴ 但關於「醉吟先生」自號的來源及寓意,未見其他文獻提及,亦未見學界討論,〈醉吟先生傳〉的新發現,則為該問題的討論提供了更多的線索。

〈醉吟先生傳〉具體地描述了郭祥正隱居生活的細節,由自傳中的描述可知,飲酒而醉、醉而吟詠,是郭祥正隱居當塗時的生活實態與日常經驗。故「醉吟先生」的自號,一定程度上是郭祥正隱居生活中日常經驗的提煉與投射。但這一自號決不僅是他真實生活的簡單再現而已,而是承載了他這一時期的隱逸思想與詩學觀念。

為了明確自號中寄寓的深意,我們須首先探究「醉」與「吟」,在郭祥正的思想世界中究竟意味著什麼?〈醉吟先生傳〉中,郭祥正藉答客問的形式,闡述了自己關於「漁」、「酒」、「吟」的認識:

漁,賤事也,可以終身焉,而不與人爭;酒,醇物也,可以與客焉,而不為人惡;吟,心聲也,可以樂己也,而不為人役。

在郭祥正的論述中,漁釣,是可以終身從事的職業,是他選擇隱居的生活方式;酒,則被酒賦予「醇物」的美稱,是可以娛賓遣興的愛好。因為漁釣、飲酒的生

³² 同前註,卷4,頁83。

³³ 《東都事略》載:「居於姑孰,不復於進,所居有醉吟庵。」另,《輿地紀勝》「太平州人物」條亦載:「有醉吟庵,東坡過而題詩,畫竹石於壁。」參見宋·王稱著,孫言誠、崔國光點校:《東都事略》(濟南:齊魯書社,2000年),卷115,頁1009;宋·祝穆著,宋·祝洙增訂,施和金點校:《方輿勝覽》(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卷15,頁270。

³⁴ 蘇軾前往當塗拜訪郭祥正一事,參見孔凡禮:《蘇軾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卷23,頁634。蘇軾所作〈醉吟先生畫贊〉,見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21,頁602。

活與仕宦不同，優遊自適而與人無爭，不用屈己求進，無毀謗之憂，正可見「醉吟先生」的自號承載了郭祥正超脫自適的隱逸思想。

但對於詩人郭祥正而言，更為重要的自然是「吟」的意涵，關於「吟」的認識寄寓了郭祥正對於詩歌本質的理解，也反映出詩歌創作之於他個人的意義。

〈醉吟先生傳〉曰：「吟，心聲也。」這是郭祥正對於詩歌創作本質的界定，在他看來，詩歌創作、吟詠，本質上是內心情感真實流露的過程，是自然而然，而不受外在事物束縛的。關於詩歌創作，〈醉吟先生傳〉中另有一段描述：「朝霞濯鮮於水上，夕風泛涼於木末，月魄在釣，蓮香滿船，吾不知夫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從而歌之也。」這段文字以優美的筆觸描繪了清晨與月夜時江上泛舟所見的景色，再現了郭祥正因景色興發情感，從而創作、吟詠詩歌的場景。

郭祥正以上關於詩歌本質與詩歌發生邏輯的論述，與〈詩大序〉有著頗深的淵源。〈詩大序〉云：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³⁵

郭祥正關於詩學的論述，雖與〈詩大序〉在文字上類似，但本質上卻大相徑庭。〈詩大序〉所謂「志之所之」的定義，意指「意向性的心理活動」；郭祥正則將之轉化為「心聲」，則屬於為外在景物興發、自然的情感流動。〈詩大序〉所謂「情志」，是指詩歌表現詩人的政治觀點與倫理意識，而非指一己之私情。故後文隨之又言「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後人倫，美教化，移風俗」，³⁶ 可見〈詩

³⁵ 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刊本），卷1，頁13a。

³⁶ 關於〈詩大序〉所反映的詩歌觀念，可參考朱自清：《詩言志辨》，收入《朱自清全集》第6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149-158。

大序》中所言的「詩言志」，仍是指向政治教化與社會現實的。〈醉吟先生傳〉則曰：「若有謂吾之所以吟詠者，以達夫幽怨感傷之情哉？是皆不然也。」古人因政治上的窮困失意，往往作詩以表達幽怨感傷的情感，以期上達天聽，如荀況、屈原之賦，《漢書·藝文志》稱之為「賢人失志之賦」，³⁷ 這顯然是符合〈詩大序〉所指稱「詩言志」的情況。但郭祥正藉由「答客問」的形式，否認了自己的詩歌是這種關涉政教倫理的「賢人失志之賦」，則又體現了他對於詩歌政治功用的抗拒，顯然與〈詩大序〉的觀點針鋒相對。

郭祥正所謂的「醉吟」，實際上是指作詩表現自己隱居時真實的日常經驗，歌詠內心自然純粹的情感；他吟詠的「情志」純粹自內心而發，單純為娛己、自得而作，沒有倫理性質與政治目的，指向的是個人的精神世界。故郭祥正曰「吟，心聲也，可以樂己也」，「可以樂己」正是他是對於詩歌的價值與功用的界定。在他筆下，詩歌褪去了社會政治教化的沉重束縛，轉而可以抒發一己之私情，娛己、自得的價值得到了肯定。

既然郭祥正主張詩歌是內心情感的自然流露，在他隱居當塗期間，則必然傾向於利用詩歌表現他隱居生活的志趣與追求。他在〈醉吟先生傳〉中也確實如此論述。〈醉吟先生傳〉言：「吟，心聲也，可以樂己也，而不為人役。」「為人役」，依字面可解釋作：為人所役、為人驅使，可以解釋為他之前經歷的不如意的仕宦生活。但「為人役」一語，更使人連結到陶淵明（365-427）〈歸去來兮辭〉所言：「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³⁸ 陶淵明所言的「形役」，指向的

³⁷ 《漢書·藝文志》言：「春秋之後，周道寤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東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卷30，頁1756。

³⁸ 東晉·陶淵明著，袁行霽箋注：《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卷5，頁460。在時代更早的文獻中，也能找到類似思想的表述，如《莊子·齊物篇》：「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荼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荀子·正名》：「故嚮

是內心世界為外在事物所役使，而不得自由翛然的精神狀態，而陶淵明超越「形役」的追求，素為宋人所重，被認為「是此老悟道處」。³⁹ 故若從更深的思想層次而言，〈醉吟先生傳〉中的「不為人役」應當從這一角度進行解釋：是希望擺脫主體人格與自我情性為外在事物而束縛、役使的狀態，達到翛然自由的精神境界。

這自然與前文所述的隱逸思想是相通的，但郭祥正此處將之與詩歌創作、吟詠聯繫在一起，則又具有特別的意義。詩歌創作，正是實現他「不使人役」的志趣的重要方式與進路。他翛然自由的精神境界，通過飲酒而醉、醉而吟詠的隱居日常中而得到實現。所謂「吟，心聲也」，詩歌創作，是他表現自己抱素守真的生命志趣與超脫自適的精神境界的方式，正是在詩歌創作中，他得以肯認自己現時的存在狀態。可見他的隱逸思想和他的詩學觀念緊密的連結在一起，他的生命志趣與精神境界，很自然地將他對詩歌的美學追求導向了自然真率、平淡清新的方向。這部分將在後文討論郭祥正追摩效法陶淵明的心靈圖景以及「平淡清新」的詩歌創作實踐時，予以具體闡述。

綜上所言，郭祥正在〈醉吟先生傳〉中論述了關於詩歌本質與功用的觀點，主張詩歌的本質是內心情感自然流露，詩歌的功用在於娛己、自得，而與政治倫理意識無涉，同時表達了傾向於自然真率的詩歌美學追求。⁴⁰ 郭祥正的這種詩

萬物之美而盛憂，兼萬物之利而盛害……夫是之謂以己為物役矣。」參見清·王先謙集解：《莊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1，頁12；清·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卷16，頁432。但聯繫到後文討論郭祥正對於陶淵明的推重與效法，故郭祥正此語顯然更有可能是繼承自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

³⁹ 許顥《彥周詩話》：「陶彭澤歸去來辭云：『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是此老悟道處。若人能用此兩句，出處有餘裕也。」參見宋·許顥：《彥周詩話》，收入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401。

⁴⁰ 〈醉吟先生傳〉中所見的這種詩學觀念並非郭祥正詩學的全貌，楊宏指出郭祥正在一些詩歌的創作實踐中流露出「詩歌應該關注社會現實，重視詩歌風刺教化功能」的思想傾向。參見楊宏：〈郭祥正詩學理論初探〉，《天中學刊》2014年第4期，頁85-98。

學觀念，與「反思唐詩，復歸政治功用與道德意味」的宋代詩學主流異趣，⁴¹具有獨特的價值意義。通過梳理郭祥正關於詩歌本質與功用的論述，將有助於我們認識郭祥正在詩歌創作時的取法對象與宗尚詩風，得以進一步全面闡述他的詩歌作品呈現出來的風格特點。

四、〈醉吟先生傳〉與郭祥正詩歌的淵源及風格

（一）師法淵明：郭祥正的詩歌淵源

郭祥正的身世與李白存在淵源，而時人亦稱譽郭祥正為李白後身。郭祥正曾創作四十四首「和李詩」，主動強調了自己作為「李白後身」的身分，顯示出他追摩李白的強烈的自我意識。⁴² 可以說，郭祥正與李白詩歌之間的藝術淵源、承傳關係，已是學界公論。但是在李白之外，郭祥正的詩歌寫作是否有另外的詩法對象與藝術淵源？⁴³ 針對這一問題，郭祥正的〈醉吟先生傳〉提供了新的線

可見在郭祥正的詩學論述中，「言志」與「緣情」的觀點都佔據了一定的位置。如何解釋這兩種對立觀點並存的現象，我認為這應與郭祥正的人生際遇與思想心態相關，在他出仕為官時，相對重視社會生民與詩歌的風刺功用；當他隱居當塗，享受優遊自適之樂時，則更加重視詩歌抒情自得的功用。因本文重點在於抉探〈醉吟先生傳〉所能提供郭祥正詩學觀念的新認識，故對此問題不作專門討論。

⁴¹ 周裕鍇認為：「在唐詩激情的放縱之後，宋詩學自然地回復到有著政治倫理意味的『言志』傳統一邊。」張健也指出北宋歐陽脩等人反省晚唐、五代文學，重建文學的道德基礎，無論是作者還是論者都試圖將文學放在儒學的視野中，追問其思想價值與道德意義。參見周裕鍇：《宋代詩學通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18；張健：《知識與抒情：宋代詩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129。

⁴² 〔日〕內山精也：〈「李白後身」郭祥正及其「和李詩」〉，收入氏著，朱剛等譯：《傳媒與真相——蘇軾及其周邊士大夫的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516。

⁴³ 張志勇《郭祥正詩歌研究》在論述郭祥正對前賢的繼承時，在討論郭祥正對於李白詩歌的繼承以外，略及其對老莊、屈騷的繼承，但並未涉及本文所論更為重要的陶淵明。

索，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的思考。

就中國文學中「自傳」的發展脈絡而論，陶淵明的〈五柳先生傳〉，可以說是一篇具有典範意義的「自傳」。⁴⁴ 郭祥正的〈醉吟先生傳〉則可視作是陶淵明〈五柳先生傳〉典範影響下的產物。無論是拋棄仕宦利祿，決意隱居山野的出處抉擇，亦或是安於貧困，超脫外物束縛，追求精神自由的生命志趣，郭祥正均亦步亦趨地效法陶淵明的行事及思想。⁴⁵ 〈醉吟先生傳〉可以作為一條「紐帶」，將陶淵明與郭祥正，這兩位在歷史時空上相隔數百年的詩人連結起來，為我們抉探二人思想與詩作之間的聯繫，提供了可能。

以下針對陶淵明〈五柳先生傳〉在文本寫作與處世態度方面的表現，以及郭祥正〈醉吟先生傳〉對之學習效法的情況，加以分析，以期將郭祥正追摩師法陶

趙濟凱的碩士論文曾提及郭祥正詩歌受到「陶潛之清新淡遠特色」的影響，但篇幅僅有數百字，且多是材料的羅列與空泛的整體描述，而缺乏直截有效的論據與深入的分析。參見張志勇：《郭祥正詩歌研究》，頁 157-169；趙濟凱：《郭祥正及其〈青山集〉研究》，頁 77。

⁴⁴ 〈五柳先生傳〉是否為陶淵明書寫的自傳，學界存在極大的爭議。我認為這個問題可以分作兩個層面，一者是歷史真實層面，一者是後人認知層面。本文所論後人對〈五柳先生傳〉模仿的情況而言，其實只與後者相關，而與前者無涉。因為自《宋書·陶淵明傳》稱「潛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以自況」云云，將《五柳先生傳》與陶淵明本人的生平行實建立聯繫之後，〈五柳先生傳〉為陶淵明書寫自傳的觀點，為稍後的蕭統、《晉書》、《南史》等，以及更往後的唐宋人所普遍接受。故在宋人郭祥正的認知中，〈五柳先生傳〉是陶淵明所作自傳無疑，他也在這一認知的基礎上，模擬仿效陶淵明自傳的寫作旨趣與手法。

⁴⁵ 需要附加說明的是，唐人白居易亦自號醉吟先生，作〈醉吟先生傳〉，郭祥正與之自號相同又作同題的自傳，或許引發後人關於郭祥正師法白居易的猜測。誠然，在追求優遊閒適的隱居生活這一點上，郭、白二人有著相通之處，但二人的隱居生活與自傳的寫作存在著巨大的差異。白居易以高官身分致仕，隱居地點亦在繁華都市西京洛陽；在白氏〈醉吟先生傳〉中，頻繁出現喧鬧的絲竹歌舞、往來的親朋賓客、繁華的都市圖景，以及極其豐富優渥的物質生活。這些都是在郭祥正的隱居生活中無法得見的。郭祥正以釣魚為業，隱居於姑孰溪邊，他在〈醉吟先生傳〉中著力表現的是清貧的物質生活，以及一人撐船傍溪，獨酌長吟的幽獨的樂趣。總之，在比較郭祥正與白居易、陶淵明三人的隱居生活、自傳寫作以及詩歌風格之後，本文認為郭祥正更為重要的師法對象應該是陶淵明，而非白居易。

淵明的心靈圖景予以充分發覆。

陶淵明〈五柳先生傳〉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⁴⁶ 開篇交代姓、名、字、籍貫等信息，本是傳統傳記寫作的慣例，陶淵明卻反其道而行之。〈五柳先生傳〉書寫的新變，實則流露出作者超越現實，與凡俗割裂的旨趣。⁴⁷ 郭祥正〈醉吟先生傳〉：「醉吟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此處起筆的寫法與陶淵明〈五柳先生傳〉極為類似，模仿之意明顯，也流露出相同的超越流俗的旨趣。

〈五柳先生傳〉云：「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⁴⁸ 這裡的「己志」顯然並非經世濟民的志向抱負，也非聲樂歌舞的都市享樂，而是飲酒著文的隱逸自得之樂。郭祥正在〈醉吟先生傳〉中描繪他隱居的生活以及詩歌寫作的場景，稱：「朝霞濯鮮於水上，夕風泛涼於木末，月魄在釣，蓮香滿船，吾不知夫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從而歌之也。」後又進一步闡述他吟詠詩歌的目的：「吟，心聲也，可以樂己也，而不為人役。」如上文所述，在郭祥正眼中，他創作、吟詠詩歌是出自內心情感的真實流露，詩歌的功用亦是完全出於娛己、自得，而不涉政治倫理意識。這一抱素守真的人格特質與抒情自得的詩學觀念，可以看作是對陶淵明的一種追和，是陶淵明的處世態度與人格特質在數百年後的迴響。

再如陶淵明〈五柳先生傳〉全篇以第三人稱敘述，從未提及自己即「五柳先生」。關於這種寫作手法，川合康三指出：「文章開頭表面上提示敘述者≠主要人物，實際上說的是反話，真正要表示的是敘述者=主要人物。」⁴⁹ 郭祥正〈醉吟先生傳〉全篇亦隱匿了敘述者與主人公的聯繫，以主客問答之形式展開，但細繹全文，便可以探知醉吟先生行為、言語及思想全部是郭祥正自我形象的投射。郭

⁴⁶ 東晉·陶淵明著，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卷6，頁502。

⁴⁷ 〔日〕川合康三：《中國的自傳文學》，頁56-58。

⁴⁸ 東晉·陶淵明著，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卷6，頁502。

⁴⁹ 〔日〕川合康三：《中國的自傳文學》，頁59。

祥正與醉吟先生的聯繫，正是在這種悖反的結構中展開的。陶淵明的〈五柳先生〉開創了此種「自傳」的書寫手法，而〈醉吟先生傳〉正是以〈五柳先生傳〉為典範，承傳了這一寫作手法。

〈醉吟先生傳〉在結構、手法及敘事視點等方面，都可以看到其對於〈五柳先生傳〉的學習與模仿。同時由於「自傳」具有抒懷個體情志、尋求自我定位的特質，故兩篇自傳不僅僅在文學筆法的層面具有形似的特質，更是在人生志趣與精神追求的內核層面，體現出高度的一致性，反映了郭祥正將陶淵明作為生命的典範，認同其人格與思想，效法其隱逸生活的心靈圖景。

郭祥正對隱士陶淵明的欽慕，又會很自然地導向對詩人陶淵明及其詩作的欣賞，進一步將之作為詩歌寫作學習的典範。郭祥正在〈醉吟先生傳〉中所表現的詩學觀念，與陶淵明推舉的不事雕琢、真率自然的詩歌美學理想，⁵⁰ 呈現出高度的重合，由此可見一斑。

郭祥正的詩作中流露出對於陶淵明的欽慕與推重，顯示出他對於效法陶淵明及其詩歌抱有極大的熱情，可以作為進一步的確證。他在〈讀陶淵明傳〉其一中，直白地表露「我愛陶淵明，超然遺世想」，「斯人孰可見，夢寐期佛仿」的心情。⁵¹ 若依郭祥正自己所言「吟，心聲也」的詩歌論述，這可以說是他內心對陶淵明的欽慕與崇拜之情的真實流露。

唐代杜甫（712-770）曾對陶淵明下過一則影響頗大的評語：「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⁵² 郭祥正對此頗不以為然，他在〈讀陶淵明傳〉其二中針鋒相對地反駁道：

⁵⁰ 傅剛指出陶淵明秉持「純任自然」的人生觀，這決定了他追求自然、平淡的審美理想與審美態度，體現在他的詩歌創作上，則形成了質樸平淡、不事雕琢的詩歌風格。參見傅剛：〈陶淵明論〉，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詩歌史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頁185-200。

⁵¹ 宋·郭祥正著，孔凡禮點校：《郭祥正集》，卷5，頁91。

⁵²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卷7，頁563。

陶潛真達道，何止避俗翁。蕭然守環堵，褐穿瓢屢空。梁肉不享受，菊
杞欣所從。一琴既無弦，妙音默相通。造飲醉則返，賦詩樂何窮。密網
懸眾鳥，孤雲送冥鴻。寂寥千載事，撫卷思冲融。使遇宣尼聖，故應顏
子同。⁵³

其中「陶潛真達道，何止避俗翁」一語，對陶淵明許之以「真達道」的高度評價，顯然是為反駁杜甫之說而發。古人以「立功、立言、立德」為三不朽，陶淵明既無功業亦無著述，是故杜甫稱其「未必能達道」。郭祥正則從內在的精神追求方面表彰陶淵明，認為他安貧自適，達於大道，在「立德」層面已經可與「亞聖」顏回相論。⁵⁴ 郭祥正的這一番論述是為表彰陶淵明而作，但結合〈醉吟先生傳〉可知這也是郭祥正的夫子自道，在與陶淵明的對應指涉中，藉此肯認自己退居歸隱、安貧守道的合理性與價值意義。

同時，將郭祥正〈讀陶淵明傳〉其二與〈醉吟先生傳〉對讀，可以發現詩中描寫陶淵明「造飲醉則返，賦詩樂何窮」，這與郭祥正在自傳中描繪自己「獨酌長吟，聲動天地，醉則濯足，仰視雲漢」的隱居生活如出一轍。在這首詩中，既可見郭祥正對陶淵明的尊崇與揄揚，同時也可以看出他對於陶淵明的隱居生活與詩歌寫作的一種深深的認同感。故郭祥正在〈遺意〉中言：「有巾堪漉酒，聊欲效陶潛」，⁵⁵ 直接袒露了自己效法陶淵明的意圖。郭祥正歸隱當塗，終日醉吟，安貧自適，這種思想心態與生活方式，正是來自於對陶淵明的效仿，可以說他以

⁵³ 宋·郭祥正著，孔凡禮點校：《郭祥正集》，卷5，頁91。

⁵⁴ 這種針對陶淵明評價的轉變，與北宋士大夫「轉向內在」的思想趨向相關，相關研究可參看李貴：〈從陶杜並尊到獨尊淵明：北宋後期的陶淵明聖化與宋學轉向〉，收入氏著：《中唐至北宋的典範選擇與詩歌因革》（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9年），頁271-279；朱剛：〈從「先憂後樂」到「簞食瓢飲」——北宋士大夫心態之轉變〉，收入氏著：《唐宋「古文運動」與士大夫文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9年），頁211-249。

⁵⁵ 宋·郭祥正著，孔凡禮點校：《郭祥正集》，卷17，頁272。

自己的隱居生活踐履了陶淵明的「道」。

正是出自對陶淵明的品格與生活方式的喜愛，郭祥正極力追摩陶淵明詩歌寫作的手法及風格。他在〈元輿待制以書酒見招〉中言：「賦詩我未如陶令，養浩君能似子輿。」⁵⁶ 此詩中，郭祥正謙虛地表達自己的詩作比不上陶淵明，一方面可見他將陶詩視作極高的評價標準，另一方面則可看出他在在有意地將自己的詩歌與陶詩進行比擬，在自稱不如陶詩的同時，內心流動的可能是學習、模仿，甚至是超越陶詩的想法。

要言之，通過針對〈醉吟先生傳〉與〈五柳先生傳〉文本連結的分析，可以探知郭祥正將陶淵明及其詩歌視作典範，積極學習效法的心靈圖景。

（二）平淡自然：郭祥正詩風的新認識

陶淵明詩歌的風格，素以「平淡」著稱。⁵⁷ 郭祥正對於陶詩風格的認識，亦著重在簡淨平淡、真切自然的面向。郭祥正〈和僧詵見懷二首〉其一言：「感師相遇憐清淡，若比陶潛尚不如。」⁵⁸ 這裡所言「清淡」，就是指一種接近於陶

⁵⁶ 同前註，卷 29，頁 497

⁵⁷ 陶詩「平淡」詩風的具體表現，大約可以鍾嶸《詩品》的評語加以概括：「文體省淨，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參見梁·鍾嶸著，王叔岷箋證：《鍾嶸詩品箋證稿》（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卷中，頁 260。誠然，陶淵明一部分抒寫壯志的詩歌也呈現出「豪放雄健」的風格特徵，正如魯迅所言：「除論客所佩服的『悠然見南山』之外，也還有『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類的金剛怒目式。」但不可否認的是，「平淡」是陶詩的主要風格，也是陶詩最為後世推重之處，故明人黃文煥在《陶詩析義》的自序中曰：「古今尊陶，統歸於平淡」，即是謂此。參見魯迅：〈題未定草六〉，收入氏著：《且介亭雜文》（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345；明·黃文煥著：《陶詩析義》（濟南：齊魯書社，1997 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集部第 3 冊），序，頁 7a。

⁵⁸ 宋·郭祥正著，孔凡禮點校：《郭祥正集》，卷 29，頁 498。

詩，清閒平淡、自然真切的詩歌風格。⁵⁹ 當面對有人以試圖「清淡」詩風稱譽自己時，郭祥正馬上聯想到了陶淵明的詩歌，將自己的詩作與陶詩進行比擬。可見陶詩始終作為一種詩歌典範的存在，吸引郭祥正不斷模擬、學習；同時亦可看出，郭祥正在接受陶淵明詩歌時，最為欣賞且主要師法的是陶詩中清閒平淡、自然真切的風格特質。這也最終影響到郭祥正詩歌中「平淡」詩風面向的形成。

郭祥正在〈贈陳思道判官〉中稱：「自從梅老死，詩言失平淡。我欲回眾航，力弱不可纜。」⁶⁰ 郭祥正在此詩明確表露出推重「平淡」的詩歌美學追求，以及在創作中實踐、推廣「平淡」詩風的意圖。詩中「梅老」是指梅堯臣，可見郭祥正對於梅堯臣詩歌也較為稱許，梅詩也對郭祥正的詩歌寫作產生了影響，但梅堯臣的詩歌寫作及「平淡」詩風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即來自於陶淵明的影響。

⁶¹ 或許可以認為，在「平淡」詩風的接受與承傳上，陶詩無疑是郭祥正詩歌的藝術淵源，郭祥正或是直接師法陶淵明，或是間接通過梅堯臣而學習陶詩，即存在著「陶淵明——郭祥正」和「陶淵明——梅堯臣——郭祥正」的兩種序列。但結合前文論述郭祥正追摩、學習陶淵明的強烈意圖，故前者應當是更為重要的師法進路。

郭祥正〈謝劉察推〉先言「十年學詩自謂豪，一日逢君有慚色」，後又稱許對方之詩是「須臾收拾到平淡，兩洗高峰增老碧」。⁶² 劉察推，即北宋政治家劉

⁵⁹ 宋人多以「清淡」稱許陶詩，如《詩人玉屑》引《西清詩話》，將陶淵明視作「清淡之宗」，云：「淵明意趣真古，清淡之宗；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也。」宋·魏慶之著，王仲聞點校：《詩人玉屑》（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卷13，頁403。

⁶⁰ 宋·郭祥正著，孔凡禮點校：《郭祥正集》，卷5，頁98。

⁶¹ 梅堯臣〈答中道小疾見寄〉中自言：「詩本道情性，不須大厥聲。方聞理平淡，昏曉在淵明。」〈寄宋次道中道〉又言：「中作淵明詩，平淡可擬倫。」梅堯臣還曾作〈擬陶詩三首〉，可見梅堯臣正是向陶淵明學習詩歌寫作的「平淡」風格。參見宋·梅堯臣著，朱東潤編年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卷15，頁293、304。另可參考〔日〕笈文生：〈梅堯臣詩論〉，收入氏著，盧盛江、劉春林編譯：《唐宋詩文的藝術世界》（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276-304。

⁶² 宋·郭祥正著，孔凡禮點校：《郭祥正集》，卷10，頁190。

擊（1030-1098）。但劉摯詩名不顯，郭祥正此詩極力稱頌劉摯的詩歌，恐有溢美之嫌，但這種應酬之作並不妨礙郭祥正藉此闡述自己關於詩歌審美的價值觀念。通過上引數句我們可知，郭祥正自稱多年學習「雄豪」的詩歌風格，但當讀到劉摯「平淡」風格的詩歌時，便自愧不如。可見，郭祥正是將「平淡」詩風視作比「雄豪」詩風更高層次的存在，在表達他對劉摯詩風欽慕的同時，也透露出他將「平淡」詩風作為希望進一步學習的詩歌典範的想法。

根據以上論述，可以得知在李白之外，陶淵明是郭祥正詩歌寫作的另一個師法對象，而陶詩所具清閒平淡、自然真切的風格特質，也深刻地影響了郭祥正的詩歌風貌。故本文最後試圖回到研究對象本身的作品，重新檢視郭祥正詩歌作品及其呈現的風格特質，嘗試在前人舊說之外，針對郭祥正的詩歌風格提出一種新的認識。

檢視郭祥正《青山集》中的詩歌，其中相當一部分作品確實傾向於清閒平淡、簡淨自然的風格，可以看出陶淵明「平淡」詩風的影響。這些詩歌作品取得了頗高的藝術成就，正是郭祥正師法陶淵明的成果，值得研究者關注。以下透過針對《青山集》詩歌文本的細讀，嘗試將郭祥正詩歌風格中自然平淡的面向，予以發覆。先以〈寄題留二君儀田園基同石亭二首〉其二為例：

人世無百歲，塵勞枉營營。豈如田園樂，歌嘯送餘生。沉聞盤石上，開亭石為屏。卷簾春雨足，洗耳松風鳴。孤鳥望中沒，淡烟山際橫。時復命兒息，講道或傳經。經罷哦五言，珠璣滄海傾。嗟我無羽翼，往適幽憂情。⁶³

郭祥正此詩描繪了親見山林間清幽的景色，表現了欽慕田園隱逸之樂的情懷。起首四句，「人世無百歲，塵勞枉營營。豈如田園樂，歌嘯送餘生」，真切自然，

⁶³ 宋·郭祥正著，孔凡禮點校：《郭祥正集》，卷5，頁89-90。

宛如白話脫口而出，頗類陶詩「篤意真古」的氣象。陶淵明在〈形影神〉的序文中，曾批評時人：「貴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斯甚惑焉。」⁶⁴ 郭祥正之詩顯然正是承自陶詩而來，顯示出他與陶淵明一致的意趣：不屑於營營塵勞，渴望寄餘生於田園。這種淳樸自然的歸隱理想，任真率性的人格特質，自然地反映在詩歌的語言風格與審美特質之中，形成了郭祥正整首詩歌用語簡淨而雋永，意境高遠與幽獨的美學風貌。

再如郭祥正〈溪上閒居三首〉：

溪頭守窮屋，白晝常靜臥。唯聞鳥雀喧，豈有車馬過。苔沿土階綠，風尖紙窗破。遺編對古人，千載默相和。(其一)

愛此城南靜，窮年守茅舍。無能聊自安，有智必趨詐。紅蕖笑池面，白鷺時時下。呼兒補疏籬，選吉得天赦。(其二)

衡茅頗幽獨，物景資所好。脩篁清風來，遠渚曉煙冒。才短難趨時，囊空不憂盜。靜几無纖塵，焚香讀真誥。(其三)⁶⁵

第一首詩中「唯聞鳥雀喧，豈有車馬過」句，乃是從陶淵明〈飲酒〉其五「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化出。而「溪頭守窮屋，白晝常靜臥」，「愛此城南靜，窮年守茅舍」，「衡茅頗幽獨」等句所描繪展露的物境與心境，皆與陶淵明所言「心遠地自偏」相類似，深刻地反映了郭祥正詩歌與陶詩在思想與文本結構之間的連結。郭祥正這三首詩，用語簡淨自然，不飾雕琢，而且在狀寫景物的過程中，使客觀的物象渲染上了詩人自身清高晏如的人格特質，透過「紅蕖」、「白鷺」、「衡茅」、「清風」等特定意象的組合，營造出幽獨而自適的意境，最終導出隱居不仕、持節守窮的主旨意趣。這與陶詩的「融興寄於自然美」、「景物人格化」的

⁶⁴ 東晉·陶淵明著，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卷2，頁59。

⁶⁵ 宋·郭祥正著，孔凡禮點校：《郭祥正集》，輯佚卷2，頁535。

表現手法頗為相似，⁶⁶ 足可見郭祥正詩歌受陶詩之影響。正因如此，故詩中言「遺編對古人，千載默相和」，所謂「古人」雖未明言，但恐怕就是指陶淵明吧，郭祥正的〈溪上閒居三首〉反映的正是他試圖跨越時空的鴻溝而與陶淵明溝通對話的心靈圖景。

囿於篇幅，只能略舉數例，郭祥正《青山集》中這類與陶詩相近、呈現出平淡自然的風格特質的作品尚有許多。郭祥正關於「平淡」詩風的推重以及詩歌的創作實踐，使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前人關於郭祥正詩風的描述，以及思考是否存在提出新認識的可能。

自王安石以「壯麗俊偉」、「豪邁精絕」稱許郭祥正詩歌之後，論者多以「雄放豪邁」相關的評語描述郭詩的風格特質。此說固然不差，郭祥正確實師法李白，一部分詩歌作品呈現出「雄豪」的風格特質，但倘若僅僅聚焦於此，則似乎忽略了郭祥正詩法對象的複雜性與詩歌風格的多元表現。

實際上，前人針對郭祥正詩歌的評價，雖多集中於「雄放豪邁」一端，但亦有古人注意到郭氏詩風另外的面向。如與郭祥正有過交往的北宋詩僧釋契嵩（1007-1072），在〈送郭功甫朝奉詩敘〉中評價郭氏詩歌曰：「其氣不衰而體平淡，韻致高古，格力優贍。」⁶⁷ 這裡的「體」，並非指文類體裁，而是指詩人創作個性而形成的藝術風格。⁶⁸ 釋契嵩「氣不衰而體平淡」的評語正揭示了郭祥正詩歌中所具有的平淡自然、氣脈連貫的體貌風格。而「韻致高古，格力優贍」，

⁶⁶ 陶詩中這類例子很多，如〈飲酒〉其二歌詠「青松」而見詩人之高潔品格，〈詠貧士〉寫孤雲和歸鳥喻己之孤獨與清高。葛曉音將此表現手法概括為：「融興寄於自然美」，「達到景物人格化的境界」。參見葛曉音：《八代詩史》（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122-123。

⁶⁷ 釋契嵩：〈送郭功甫朝奉詩敘〉，轉引自宋·郭祥正著，孔凡禮點校《郭祥正集》，附錄三：郭祥正研究資料續輯，頁680。

⁶⁸ 吳承學認為：「在古代文論相關術語中，『體』字最切近現代意義上的『風格』一詞，『體』指的是由於作家創作個性不同而呈現的不同的藝術風格」。參見吳承學：《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頁155。

前者指淡雅高遠、簡淨古樸的形式與氣貌，後者指富贍充實、具有美感的內容與格調，二者辯證統一地存在於郭祥正的詩歌之中。這一評語似又可與陶詩「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質而實綺，癯而實腴」的特點相聯繫，⁶⁹顯示出郭祥正詩歌與陶詩之間的承傳關係。

釋契嵩對郭祥正詩歌的評價，明顯與他人異趣，但後世研究者往往回避問題，對該評價略而不提。透過〈醉吟先生傳〉勾連之郭祥正與陶淵明的承傳關係，以及針對郭祥正詩作呈現「平淡」風格的分析，我們得以重新審視釋契嵩的評價產生的背景及意義，可知釋契嵩的評價淵源有自，是針對郭祥正詩歌作品風格的準確描述，敏銳地揭示了郭詩中較少為他人注意的面向。在此基礎上，我們得以針對郭祥正的詩歌風格建構一種新的認識：在取法李白之外，郭祥正透過對陶詩寫作藝術及風格的深刻體認與積極學習，相當多的詩作呈現出清閒平淡、真切自然的風格特質，這足以說明在「雄放豪邁」之外，「平淡自然」亦是郭祥正詩歌風格的一個重要面向。

五、結語

郭祥正作為北宋中後期一位重要的詩人，日益獲得當下學界的重視，但由於研究材料的局限，以往學者的論述仍有不盡如人意之處。本文立足於文獻考證與文學闡釋結合的研究進路，從上海圖書館庋藏的一部元刻孤本文章選本《類編層瀾文選》中，輯得一篇郭祥正的佚文〈醉吟先生傳〉，拓展了郭祥正研究的材料範圍，針對郭祥正隱居生活及思想、詩學觀念、詩歌淵源與詩歌風格等面

⁶⁹ 該語出自蘇軾對陶淵明的評價，參見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評韓柳詩〉，《蘇軾文集》，卷 67，頁 2109-2110；〈與子由六首〉其五，《蘇軾文集》，佚文彙編卷 4，頁 2515。

向，提出了新的認識。

本文首先依循傳統版本目錄學的研究進路，針對上海圖書館藏《類編層瀾文選》，就版式特徵、著錄情況、編選體例及文獻來源等作出了考察。該本確係元代巾箱本樣式，流傳著錄班班可考，非出自後世偽託；該書選文則來自於南宋舊本，文獻來源可靠。在此堅實的文獻基礎上，得以從該書中輯佚〈醉吟先生傳〉一文，並將之繫於郭祥正名下。

隱居生活是郭祥正人生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他詩歌創作經驗的重要來源，隱居之於他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本文利用新發現的佚文〈醉吟先生傳〉，抉探了郭祥正「隱於漁釣」的生活方式與日常經驗，以及他在隱居時期展現出沖淡平和的處世心態，抱素守真的生命志趣，以及超脫自適的精神境界。郭祥正的隱逸思想，亦影響到他這一時期的詩學觀念。本文以「醉吟先生」的自號為線索，探討了郭祥正關於詩歌的認識，以及詩歌之於他的價值意義：詩歌的本質是內心情感的自然流露，詩歌的功用在於娛己、自得，而與政治意識無涉。這種與宋代詩學主流異趣的觀點，一方面彰顯出郭祥正詩學觀念所具有的獨特的價值意義；另一方面也將有助於在重建詩學語境的基礎上，闡釋郭祥正詩歌的思想內容與藝術特徵。

前人大多聚焦於郭祥正詩歌同李白之間的承傳關係，以「雄放豪邁」評價郭詩的風格。此說固然不差，但顯然不足以反映郭祥正詩歌淵源與風格的全貌。從本文的論述中可知，佚文〈醉吟先生傳〉與陶淵明〈五柳先生傳〉之間存在著頗多文本連結，體現出郭、陶二人在人生志趣與精神追求層面高度的一致性。透過〈醉吟先生傳〉勾連之郭、陶二人的承傳關係，輔之以詩歌文本的細讀，可知在郭祥正的心目中，陶淵明及其詩歌始終作為一種典範存在，吸引著他不斷師法、學習。陶詩的「平淡」風格影響到郭祥正詩歌風格的形成，郭祥正相當數量的詩歌作品呈現出清閒平淡、自然真切的風格特徵；在「雄放豪邁」之外，「平淡自

然」也應被視作郭祥正詩歌風格的一個重要面向。這些論述拓展了學界關於郭祥正詩歌淵源與詩歌風格的認識，對於郭祥正詩歌研究的深化具有重要的意義。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刊本。
- 東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 東晉·陶淵明著，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 梁·鍾嶸著，王叔岷箋證：《鍾嶸詩品箋證稿》，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 唐·白居易著，謝思煒校注：《白居易詩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宋·梅堯臣著，朱東潤編年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 宋·王安石著，聶安福、侯體健整理：《臨川先生文集》，收入《王安石全集》第5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
- 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宋·劉摯著，裴汝誠等點校：《忠肅集》，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 宋·郭祥正著，孔凡禮點校：《郭祥正集》，合肥：黃山書社，2014年。
- 宋·李廌著：《濟南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王稱著，孫言誠、崔國光點校：《東都事略》，濟南：齊魯書社，2000年。
- 宋·祝穆著，宋·祝洙增訂，施和金點校：《方輿勝覽》，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 宋·洪興祖補注，白化文等點校：《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宋·魏慶之著，王仲聞點校：《詩人玉屑》，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宋·劉震孫編：《新編諸儒批點古今文章正印》，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南宋咸淳九年[1273]刻本。
- 金·元好問著，狄寶心校注：《元好問文編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 元·脫脫等著：《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元·佚名編：《類編層瀾文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中華再造善本》影印上海圖書館藏元雲坡家塾刻本。
- 明·楊士奇等編：《文淵閣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影印叢書集成初編本。
- 明·黃文煥著：《陶詩析義》，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 清·錢大昕著：《潛研堂文集》，收入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第9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6年。
- 清·黃虞稷著，瞿鳳起、潘景鄭整理：《千頃堂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 清·于敏中等著：《天祿琳琅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 清·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 清·王先謙集解：《莊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 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 清·葉德輝著：《書林清話》，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
- 清·黃桂修，清·宋驥纂：《太平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中國方志叢書》影印清康熙十二年[1673]修光緒二十九年[1903]重刊本。
- 曾昭岷、曹濟平、王兆鵬、劉尊明編撰：《全唐五代詞》，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二、近人論著

(一) 專書

《中華再造善本》工程編纂出版委員會編：《中華再造善本總目提要》，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

孔凡禮：《蘇軾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孔凡禮：《孔凡禮古典文學論集》，北京：學苑出版社，1999年。

朱自清：《詩言志辨》，收入《朱自清全集》第6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年。

朱剛：《唐宋「古文運動」與士大夫文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9年。

吳承學：《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李貴：《中唐至北宋的典範選擇與詩歌因革》，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9年。

林宜陵：《采石月下聞謫仙——宋代詩人郭功甫》，臺北：秀威資訊，2006年。

周裕鍇：《宋代詩學通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張志勇：《郭祥正詩歌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

張健：《知識與抒情：宋代詩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傅剛：《魏晉南北朝詩歌史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

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葛曉音：《八代詩史》，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魯迅：《且介亭雜文》，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劉薈：《天祿琳琅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

〔日〕川合康三著，蔡毅譯：《中國的自傳文學》，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

〔日〕笈文生著，盧盛江、劉春林編譯：《唐宋詩文的藝術世界》，北京：中華書

局，2007年。

〔日〕內山精也著，朱剛等譯：《傳媒與真相——蘇軾及其周邊士大夫的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法〕蒂費納·薩莫瓦約著，邵焯譯：《互文性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

（二）單篇論文

衣若芬：〈不繫之舟：吳鎮及其「漁父圖卷」題詞〉，《思與言》45卷第3期，2007年9月，頁117-186。DOI:10.6431/TWJHSS.200709.0117

黃文吉：〈「漁父」在唐宋詞中的意義〉，收入氏著：《黃文吉詞學論集》，臺北：學生書局，2003年，頁89-108。

曾明、陳燦平：〈郭祥正生平考略〉，《國學學刊》2013年第2期，頁115-125。

楊宏：〈郭祥正詩學理論初探〉，《天中學刊》2014年第4期，頁85-98。

（三）學位論文

朱朝紅：《郭祥正閩地詩歌研究》，福建：閩南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年。

趙濟凱：《郭祥正及其《青山集》研究》，蘭州：西北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

譚滔：《北宋詩人郭祥正研究》，南寧：廣西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